

“岂信人间有蜀州” 陆游入蜀9年交游甚广

□李磊鑫

陆游是与宋代蜀地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大家，陆游在蜀，是其与蜀人、蜀士、蜀土及地域文化互动的一段经历。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发掘可用的历史信息，并进一步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绝非易事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包伟民语）。陆游在蜀地近9年，蜀地独特的人情风俗、自然风光成为其诗歌的主要素材，其间放翁诗的另一来源则是与友朋的唱和、叙情之作，体现诗人的人情世界。陆游素有文名，交往之人颇多，其中既有当世名流显达，也有低级官员、地方士人等声名不显之辈，还有部分世外隐逸高人。陆游离蜀后，在蜀地相交过从的一批蜀人蜀士依然是其回忆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宋代蜀地形势极为特殊，经过唐末藩镇割据以及前、后蜀相继而立，蜀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，北宋对蜀地实施较为特殊的治理。靖康之变后，南宋一直被北方民族威胁，单只仰仗东南不能立国，且本属内地的蜀地已处于抗金、抗蒙战争的前沿。于是，到蜀地去就是到前线去，陆游吟诵着“士各奋所长，儒生未宜鄙。覆毡草军书，不畏寒堕指”一路赴蜀。

从戎南郑得蜀友

陆游在蜀的经历自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始，于南宋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十月到达任所，路途见闻写入《入蜀记》中。陆游在夔州留下的诗句较为消沉，最多的是怀才不遇的哀愁和日常生活所感。

乾道五年（1169年）王炎任四川宣抚使，移驻兴元府靠前备战。乾道八年（1172年）三月，陆游来到南郑（今陕西汉中）担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。史载：“王炎宣抚川、陕，辟（陆游）为干办公事。”从戎南郑，对于一个具有强烈投笔从戎意愿的文人来说无疑是理想成真。陆游感叹道“投笔书生古未有，从军乐事世间无”，虽然在南郑仅仅生活了10个月左右，陆游仍时常怀念这一段经历，其中也包括在南郑相识的友人。

陆游在南郑的交游，主要范围为幕府同僚。南宋川陕战区颇具规模、人才荟萃的有虞允文幕府和王炎幕府。王炎宣抚四川担负有加强防务、积蓄力量，以图再战的重担，陆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南郑的“征西大幕”。幕僚中，范西叔、张季长、宇文叔介、刘戒之、周元吉、阎才元、章德茂等人皆与陆游善。其中范西叔、张季长、阎才元、章德茂均为蜀人蜀士。

张绩，字季长，蜀州江原（今四川崇州）人士，于南宋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中进士，出于仕宦之家，是蜀地名士。张绩和陆游关系极好，“惟与陆游同在南郑幕，交最密，以道义相切磋”。用陆游自己的话说：“邂逅南郑，异体同心。有善相勉，缺遗相箴。”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，张绩离蜀，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丁忧回蜀，后又曾多地为官。陆游曾荐他同修国史，未成。

范仲芑，字西叔，华阳（今四川成都双流区）人，出自蜀地名门华阳范氏，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进士。范氏出过不少

名人，如仲芑曾祖范百禄官至中书侍郎，封荣国公；从祖范祖禹是北宋著名史家，作《唐鉴》叙唐三百年治乱。仲芑与其弟仲芑（东叔）均与陆游相识。时人形容仲芑“白玉比粹温”，夸奖仲芑“俊气白马奔”，二范均“为蜀名士”。

章森，字德茂，汉州（今四川广汉）人。南宋思想家陈亮曾以“西州之英”形容他。淳熙十二年（1185年）后曾以大理少卿身份充贺金国生辰国信使。曾任吏部侍郎，知建康府、江陵府、兴元府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中有《简章德茂》一诗，将章森看作可以相约切磋的诗友。又于《跋陕西印章二》追忆道：“当嘉泰之四年，岁在甲子……则元吉、才元、德茂又皆物故数年矣。”这都表达了对章德茂等人的无限追思。

成都人幕交蜀士

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十月，范成大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范成大到任时，陆游已先他来到蜀地4年，正在蜀州通判任上。

范成大欲治蜀，须得有一批能干之幕僚作为辅助，陆游很快入其幕下。史载：“范成大帅蜀，游为参议官，以文字交，不拘礼法。”宋代蜀人有不出仕的传统，当代学者张邦炜认为原因有二：一是受地理环境影响，士大夫的乡土观念较强，中央政府也不易得知蜀地人才；二是宋初的一些歧视性政策加强了蜀士之间的自我认同，并且塑造了独特个性。范成大到蜀后，求访贤才必须建立在对蜀人蜀士有所了解的基础上，交游广泛又

有较高素质的老友陆游必然是理想的参谋。如陆游曾任官蜀州，幕僚中的胡晋臣就是蜀州晋原县人，很难说没有陆游居中引荐。最终在努力访贤、求贤、用贤、荐贤后，“凡人才可用者，公（范成大）悉罗致之幕下”。此期，陆游所交基本都为范幕成员，其中蜀人有杨商卿、李嘉谋、郭明复、杨辅、胡晋臣、谭季壬等。

胡晋臣，字子远，蜀州唐安（今四川崇州）人，“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”，《宋史》有传。胡晋臣入范幕后由范推荐，诏赴孝宗行在，论对颇合圣心。累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，赠资政殿学士，谥“文靖”。胡晋臣于政事颇有见地，善对论，又直言敢谏，同时好诗赋。陆游曾记录一则有关胡家的故事，说：“胡子远之父……家饶财，常委仆权钱，得钱引五千缗，皆伪也。家人欲讼之，胡曰：千仆已死，岂忍使其孤对狱耶？或谓减半价予人，尚可得二千余缗。胡不可，曰：终当误人。乃取而火之，泰然不少动心。”这段记载赞誉胡子远家的家风，子远本人当更是志趣高洁。

谭季壬，字德称。祖父谭望，曾任绵州司户参军，参与了今绵阳著名古迹六一堂的谋划兴建。谭季壬曾任崇庆府府学教授，后徙成都。据陆游《简谭德称监丞》诗可知，谭季壬曾为监丞。淳熙三年（1176年）谭季壬来到成都，陆游正在范公幕下，作《喜谭德称归》一诗。他激动地写道：“谭侯信豪雋，可共不朽事。”谭季壬亦由陆游招入范成大幕。陆、谭二人过从甚密，自云“实如兄弟也”。谭季壬与范成大亦有深交，范离蜀时，曾为题诗于扇上，谭又远送范至合江。



崇州市画池。

方知最美蜀州景

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春，陆游被任命为蜀州通判，同年五月调任嘉州，次年又回到蜀州，以通判代理知州。陆游前后在蜀州近9年，留下150余首与蜀州有关的诗词，是关于南宋蜀州的宝贵记忆，最令人神往的是他笔下的蜀州胜景。

罨（yǎn）画池是陆游最早提及的蜀州胜景。他在池边向友人报平安说：“爨笈报与诸公道，罨画亭边第一诗。”罨画池始建于唐，初称罨画亭，仅有园而无水泊。北宋名臣赵抃在蜀州时引水入洼地，方有罨画池名。赵抃及后来的苏元老（苏轼族孙）等官员均对罨画池有细心营建，使得罨画池成为蜀中著名园林。陆游到任时罨画池已是蜀中胜景，标志性的“东湖夜月”广被称赞，后列入蜀州八景之一。罨画池有三景较奇：一曰莲，“别有白莲，尤奇。蜀中无菱，至此始见之”；二曰柳，三千官柳，放翁有“官柳三千忆蜀州”之句；三曰竹，陆游曾“起寻百亩东湖竹”。

衙署之外，陆游到过蜀州不少地方。天目寺、白塔院、翠围院、化成院、鹤鸣山、白鹤山等地皆被提及。张方平《蜀州修建天目寺记》称“郡有天目寺，城郭之最形胜……殿焚寇火，区址莽然”，大概隋唐寺已存。寺废后百姓及地方官重修，北宋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六月落成。天目寺有塔，陆游说“予在……蜀州见天目塔，皆有影，亦皆倒也”，对“天目塔影倒”这一景象十分惊叹。

蜀州城西20里有白塔山，山有佛寺，寺称白塔院或白塔山寺。据载寺中有隋代塔，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舍利子。清时该塔仅存一半，即便如此，“白塔斜阳”亦为胜景。白塔寺中还有龙池，据传“深不及丈，永不干竭，每旱，求雨则应”，或有水脉与附近河流相通。访白塔寺归来，陆游诗已成：冷翠千竿玉，浮岚万幅屏。凭栏避微雨，挈笠遇归僧。残月明楼角，屯云拥塔层。溪山属闲客，随意倚枯藤。

岂信人间有蜀州

陆游在蜀州的生活比较惬意，感受到蜀地的风物人情与多彩生活。他离蜀后仍对这里念念不忘，蜀州百姓也对他念念不忘，于明初建立陆游祠，这是除浙江绍兴外全国仅有的陆游专祠。

入蜀9年，陆游人到中年，正处于思想上的成熟时期，诗风、诗格为一变。他于蜀地吟咏山水、赋诗抒怀，创作的诸多佳作，不仅为后人所叹赏，更使一些珍贵地理、民俗资料得以传承。二任蜀州时，他于蜀州已不陌生；又以通判权知州事，自然心情大好。一面与友人同僚们游宴嬉戏，一面又去山林寺观中寻求内心清净。这种状态是文人群体放浪形骸、寄情山水的旨趣的外露，是宋代文人阶层所谓“出世”心理的一种反映。

离开蜀州，陆游在荣州短暂为官后加入范成大幕府，琐碎繁重的公务处理、参谋决策工作让他十分苦闷。一腔报国之志欲投无门，连老友范成大都未有直接回应，其悲凉可以想象。正因如此，蜀州岁月可谓是陆游一生中一段格外安宁闲适的时光，这也不怪他初来蜀州便赞道“江湖四十余年梦，岂信人间有蜀州”，归去后还频频回忆“唐安池馆夜宴频”“小阁东头罨画池”了。

图文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